

决胜“十四五” 漯河出新彩

我家住在幸福渠边



幸福渠一角。

赵根旺 摄

■陈思盈

我家，在漯河。确切地说，我家在幸福渠的南岸。

幸福渠像母亲臂弯里一个恬静的孩子，静静地流过这座小城，也穿过我人生最美好的岁月。

几年前的一天傍晚，夕阳为幸福渠镀上一层暖暖的金色。我牵着儿子的手漫步在渠边的亲水步道上。渠水潺潺，载着余晖缓缓流淌；岸边的垂柳轻拂水面，漾起细碎的波纹。我一回头，竟遇上多年未见的老友。他笑着问我儿子：“小家伙，你家住在什么地方呀？”

儿子仰着红扑扑的小脸，眼神清亮，不假思索地大声回答：“我家住在幸福渠边呀！”

我和老友相视一笑，笑声在微风中散开。老友抱起儿子转了一圈，语气夸张地说：“你家住在幸福渠边，想不幸福都难呀！”

是啊，“幸福”这两个字，仿佛带着温度，人无论听到、想到还是说到，都能从心底泛起暖暖的涟漪。

“幸福在哪里？朋友我告诉你：它在柳荫下，也不在温室里。它在辛勤的工作中，它在艰苦的劳动里。啊！幸福，就在你晶莹的汗水里……”想到“幸福”二字，一阵熟悉的旋律在脑海中响起。

《幸福在哪里》这首歌，对于我们“80后”来说，几乎是刻在童年记忆里的符号。上小学二年级时，音乐课上，老师教我们唱这首歌。彼时的我跟着老师一字一句地唱，虽然并不完全理解歌词的深意，但能感受到旋律里的积极与昂扬。在那个单纯的年纪，这首歌给我最大的启示就是“不能偷懒”。我天真地认为，认真学习、按时完成作业就是幸福，因为能得到老师的表扬；多帮爸爸妈妈做家务就是幸福，因为能看到他们欣慰的笑容；考试考出好成绩就是幸福，因为能拿到心仪的奖励。那时的幸福，就像一张棱角分明的卡片，简单、直接，黑白分明。

随着年龄增长，二十多岁的我步入了复杂的社会，经历了求学的压力、工作的挑战、生活的起伏，再回头品味“幸福”二字，才发现它原来有着如此丰富的内涵，可大可小、可轻可重。参加工作后，认真完成一项任务，得到领导的认可和同事的拥护，那一刻的满足感是职场中的小幸福；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捡到一个装满现金和证件的钱包，辗转联系到失主，看着对方感激的模样，心中涌起的自豪感是坚守善良换来的大幸福。闲暇时约上三五好友外出旅游，看名山大川、尝特色美食，开阔了眼界、愉悦了心情，是旅行带来的小幸福；每逢节假日，放下工作和家人围坐在一起，聊家常、吃一顿热气腾腾的团圆饭，感受亲情的温暖，是陪伴赋予的大幸福。

人生难免有低谷，那些曾经以为迈不过去的坎、那些曾经让人痛哭流涕的事，在时间的沉淀下都变成了生命里的养分，让我更加懂得珍惜眼前的幸福。如今，人到中年，褪去了少年的青涩，多了几分岁月赋予的从容，再静下心来思考“幸福”二字，觉得它更像一个抽象的概念，没有统一的标准，也没有固定的模样、具体的含义，需要不同的人用不同的心境和情怀去体会、去诠释。

有人向往岁月静好，在平淡的日子里感受生活的诗意，家人安康、岁月安稳，便是他们心中的幸福；有人不甘平庸，愿意为了梦想奋力拼搏，在事业的战场上披荆斩棘，挑战自我、实现价值，看着自己的努力开花结果，便是他们追求的幸福。在时代的洪流中，有人选择挺身而出，为家人、为社会、为国家冲锋在前，在危难时刻扛起责任、用奉献书写担当，是一种伟大的幸福；有人选择在后方默默坚守，照顾好年迈的父母、抚养好年幼的孩子，为奔波在外的家人撑起一片安稳的天，同样是一种厚重的幸福。

我始终相信，幸福是溢于言表的，和开心、快乐、满足紧紧相连。一个真正幸福的人，眉眼间会带着温柔的笑意，言谈中会透着从容的底气，即便没有过多的言语，也能让人感受到由内而

外的温暖。

那天，告别老友，望着儿子蹦蹦跳跳前行的身影，我的思绪不由得飘回了1997年。那时，我在新店高中念书。周末不回家时，我和同桌会相约步行去化身台寺附近游玩。沿着幸福渠一路向东，我们边走边聊。那时的幸福渠只是一条窄窄的水沟，两岸长满了杂草，旁边的土路坑坑洼洼，雨后还会泥泞不堪。可就是这样一条不起眼的渠，成了我们当时最珍贵的乐园。那时的我们，总有着用不完的精力，聊课本上的难题、喜欢的明星、对未来的憧憬，一路说说笑笑，脚下的土路仿佛也变得平坦起来。遇到沟边丛生的荆棘，我们互相搀扶着跨过；遇到泥泞的路段，我们小心翼翼地踮脚前行。幸福渠的水，就这样伴着我们的欢声笑语，一

路流淌，见证了我们纯粹而热烈的青春时光，也见证了我们纯粹而坚定的友谊。

后来，我们像蒲公英的种子，纷纷飞离了这座城市，为了工作、生活各奔东西。参加工作、组建家庭后，我们很少再有机会像年少时那样相约而行。那些年，我见识过长江的浩瀚、黄河的奔腾，领略过大湖的波澜、大海的壮阔，但它们都没有幸福渠里流淌的乡愁。

直到我回到了漯河工作十多年后，才重新与幸福渠、与同桌紧密相连。2020年5月，幸福渠（市区段）生态水系正式通水。此前，为了孩子上学方便，我们在附近购买了一套房子。幸福渠岸边绿树成荫、花草繁茂，健身步道蜿蜒向前。我和朋友、家人常在这里散步、游玩。

如今，我的家在幸福渠南岸，工作单位在幸福渠北岸。幸福渠像一条纽带，一边牵着我奔赴工作的热忱，一边系着家的灯火与饭香。幸福渠，是我半生岁月的见证者——它从曾经的小河沟蝶变成如今碧波荡漾的景观带，就像我生命里的亲情、友情、爱情，还有那份坚守多年的工作，都在时光里沉淀，最终酿成满心的幸福。

我家住在幸福渠边。幸福渠的水静静流淌，见证了漯河的发展变迁，也见证了我对幸福的理解与追寻。幸福，从来不在遥远的彼岸，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，在我们心中的坚守，在与家人相伴的朝朝暮暮，在与这座城市共生的点点滴滴。我想，这也是漯河建设现代化幸福之城的最好注脚吧！愿我们都能在岁月的长河里，守住内心的幸福，感受生活的美好，让幸福像幸福渠的水一样，源远流长……

美丽的紫茉莉

■市第二实验小学五(4)班 盛祿雅

“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，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，芬芳美丽满枝丫……”每当听到这首歌时，我就会想到我家那株紫茉莉。

妈妈说，我家的紫茉莉和歌曲中的茉莉花不是一个品种。它还有个接地气的名字叫烧汤花，只因开花的时间恰巧赶在做晚饭时，像个贴心的小闹钟，提醒家人该做晚饭了。

春天，紫茉莉刚到我家时还是个小嫩芽，害羞地躲在小花盆里。它的小叶子摸起来很软，像小宝宝娇嫩的皮肤。

在我的精心呵护下，不到一周，紫茉莉长高了不少。它的茎上冒出一个个小刺，好像在警告我：“小主人，我还没长大呢，别碰我。”

日子一天天溜走，紫茉莉长得更高了，却因枝繁叶茂，像挑了重担般弯了下来，叶片

间悄悄鼓出一个个青绿色的小苞。我猜想：这可能是花苞吧？瞬间，我对它开花的样子充满了期待。

一天傍晚，夕阳透过阳台的玻璃照在紫茉莉花上。谜底终于揭开——那些小苞开出了小花儿。起初，花瓣紧紧收拢，像一把把合起来的紫绸小伞。深紫色、浅紫色的花瓣展开后，花朵像一个缀满霞光的小喇叭。这些花有的藏在绿色的叶片下，大多都高高擎起，唯恐我看不见。妈妈也看到了，赶紧说：“哎哟，这些紫精灵是在催我做饭啦！”

我待在花盆前久久不肯离开，内心很感动。这株紫茉莉，藏着傍晚的烟火气，也藏着父母对我的爱。它们不慌不忙地静静绽放，给我们的寻常生活带来小美好。我忍不住轻声对它们说：“紫茉莉，我爱你！”

漯河市魏老师培训中心

优秀作品选登

主要从事文艺艺术启蒙、文学艺术赏析等

地址：黄山路与颍江路交叉口东北角五悦里南楼三楼

电话号码（微信同号）：13781721689

别样情怀

花开在回家的路上

■崔苑霞

夜晚散步，我在随机播放的音乐里听到一首名为《花开在回家的路上》的歌。其温暖感人的歌词、抒情优美的旋律，触动了在异乡的我。一些美好的回忆随之蔓延开来……

花开在回家的路上，那是回家过年的一路欢喜。窗外，旷野的麦苗依偎着泥土，探头探脑地在风中打听雪花的消息。它们翘首期盼白雪覆盖，也盼望着春天到来。车内，我在哼歌，一首接着一首，偶尔与亲人互动，脸上洋溢着笑，开心得如同吃了蜜。女儿坐在后排，怀抱吉他自弹自唱。我想象着母亲脚步蹒跚出门迎我共舞，令我感动。我想起深切体会过这份温情和幸福。听着听着，泪水浸过我的脸颊在风里飞……

母亲病逝后，我不敢走回家的路。现在的故乡，缺少了母亲的守望，是潮湿缥缈的远方，是泪眼婆娑的惆怅，是无数次触景生情的念想……曾经有母亲在，我尚且有根，回家的路上充满了欢声笑语。如今，有公公婆婆在想着、念着我们，所以回家的路上也充满了爱的底气和力量。

花开在回家的路上。这花承载着岁月的温情与守候，是永不凋谢的康乃馨。因为爱在、亲情在，每一步都踏着芬芳，每一程都缀满牵挂。愿这条回家的路，永远繁花似锦！



高节（国画）

姜彦君 作

本版组稿：陈思盈

征稿启事

“十四五”期间，我市紧紧围绕现代化食品名城、创新之城、幸福之城建设目标，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高质量发展答卷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市作家及文学爱好者纷纷拿起手中的笔，以文学力量展现现代化漯河“三城”建设成就。即日起，《漯河日报·水韵沙澧》陆续刊发这方面的作品。欢迎投稿。投稿注意事项：

- 1.来稿紧扣主题，融入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内涵，聚焦现代化漯河“三城”建设，以文学视角生动表现漯河在经济社会发展、标志性场景打造与民生福祉增进等方面的实践，讲好漯河故事，体现时代特色，展现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。
- 2.来稿体裁以散文为主，控制在2000字以内。所有稿件必须为原创作品，未在其他媒体公开发表过，不得抄袭或侵犯他人版权，不得由AI软件生成。

投稿邮箱: siying3366@163.com
联系电话: 13783065109

诗风 词韵

七绝五首

■荣瑞堂

召陵会盟

旌旗蔽日压陵城，九会诸侯偃楚荆。
桓公霸气安天下，歃血风雷偃甲兵。

源汇问津

陈蔡惶惶岂愿身，周游问渡溯河津。
穷途自有天行健，洙泗弦歌万古新。

舞阳封侯

鸿门宴护刘，壮士功成冠列侯。
剑气朝天悲楚帐，酒香依旧过湖丘。

临颖受禅

汉室倾颓鼎欲移，繁阳开国魏筑基。
帝业轮回空浩叹，故台春尽锁残晖。

郟城大捷

岳骑铮鸣破碧穹，忠魂赤胆贯长虹。
澶沙卷浪打雄志，血染霜天贺战功。

采桑子·沙澧河

■蝴蝶

万灯倒映水面镜，溢彩流光，微波茫茫，两河两岸万家香。
留春不住杨花舞，游子归乡，碧草苍苍，三三五五垂垂杨。

岁月 凝香

桂花香如故

■罗勇

清晨推窗，一股熟悉的香气扑鼻而来，不疾不徐，恰如故人轻叩门扉。我扶着窗棂微微一怔——又是一年秋深，文昌街的桂花，终是开了。

街道晨雾朦胧，只有那香气是分明的，带着露水的清润，直往人心脾里钻。我闭上眼睛，深吸了一口气。香气像一把钥匙，缓缓打开了我记忆深处那扇尘封的门。

那年，也是桂花飘香的季节，我从广东打工回来。文昌街浸在馥郁的香气里，洗涤着我的疲惫与失落。母亲腿疾发作已一月有余，疼得整夜难眠。我几乎身无分文，站在县中医院门口发愁。

“这不是大勇吗？”一个轻柔的声音从身后传来。

我回头，看见一个穿淡蓝色衬衫的姑娘，挎着包站在桂花树下。几朵金黄的花落在她的肩头。“我是叶子。老同学，你不记得我了？”她笑盈盈地说。

我这才认出，她是我初中同学叶子。几年不见，叶子变得愈发漂亮、落落大方。她说她在县卫校读书，说话时眼睛微弯，嘴角有两个浅浅的梨涡。

得知我母亲的病，她当即通过县卫校的老师联系了县中医院的大夫，开了药方，还亲自带来艾条和膏药。“每天灸一刻钟，配合药油揉开。”她蹲在母亲床

前，手指轻轻按在母亲膝盖的穴位上。母亲用药后，腿疾渐渐好转。母亲能下地走路那天，握着我的手说：“儿啊，你去谢谢那姑娘。人家帮了大忙。”

那段日子，我常常陪叶子在文昌街散步。农历八月，整条街的桂花都开了，香气四溢。

“你闻，香味是不是比昨天又浓了一些？”叶子仰头看着桂花树。月光透过枝叶的缝隙，在她脸上投下细碎的光斑。

“桂花就是这样，不开则已，一开就惊天动地的。”我说。

她笑起来，说：“像积蓄了整个夏天的力量，都在这几天释放出来。”

我们沿着青石板路慢慢走。桂花像碎金般落下来。她低着头看着地上的光影，步子轻快。

“书上讲，桂花香气能刺激大脑分泌内啡肽。那是让人快乐的物质。”她说着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“所以闻见桂花香，真的能忘记烦恼。”

那时候，我刚辍学，在砖瓦场干着繁重的体力活，心里满是迷茫。叶子看出了什么，轻声说：“其实人生路长着呢，一时的弯道不算什么。我从卫校毕业后还想继续深造。人，总要成为更好的自己。”

母亲能下地干活那天，特意去菜园里割了韭菜，包了饺子，让我请叶子来家吃饭。那是个周末的下午，阳光很好，叶子来了，穿着一件淡蓝色衬衫，手里还提着一包桂花糕。

“文昌街转角那家蛋糕店做的，味道还不错。”她有些不好意思地将桂花糕递给母亲。

饭后，她帮母亲收拾碗筷。两人在厨房里边洗碗边说话，笑声一阵阵传来。我坐在院里的柿子树下，听着她们的声音，忽然有了一种久违的、叫作“家”的感觉。

深秋，桂花渐渐凋谢。一天晚上，叶子来找我，说：“学校安排我们去市里的医院实习，下周一就走。”我怔了怔，随即笑着说：“这是好事。市里的医院平台大，能学到更多东西。”

她点了点头，抬眼望向已略显稀疏的桂花树说：“等我回来时，桂花应该都谢了。”

“明年还会开的。”我说。

她转过身来，认真地看着我说：“那你明年还会陪我赏桂花吗？”

“当然会！”我不假思索地回答。

她笑了，从挎包里掏出一个小巧的香囊说：“这里面是我今年晒的干桂花，送给你。你出门想家的时候闻一闻，就像回到了文昌街。”

我接过那个还带着她体温的香囊，喉咙有些发紧。

叶子到市里实习后，我去广东继续打工了。其间，我们一直在通信。她字迹清秀工整，字里行间满是对我的鼓励：“好好努力！你这么聪明，将来一定会有个好前程。”

半年多后，她的来信逐渐少了。最后一封信里，她说实习结束后可能会留在市里工作。

第二年，桂花初开的日子，我请假专程回了趟老家。每天晚上，我都会一个人在文昌街转悠。然而，叶子始终没有出现。后来，我听说她结婚了，又听人说她离了婚，独自一人去了南方。

时光飞逝，一晃几十年过去了。这些年，我的日子过得虽不算宽裕却也平静。只是，每到桂花盛开的时节，我总会想起叶子。

傍晚时分，我独自走向文昌街。桂花开得正盛，夕阳的光斜斜地穿过枝叶，把整条街染成了金黄色。一阵风吹过，细碎的花雨落下。我仿佛又看见了叶子：她站在最高大的那棵桂花树下，穿着淡蓝色衬衫，肩头落满桂花，笑容依旧清澈。

我在桂花树下站立良久，直到暮色四合，家家户户亮起灯火。桂花香气愈发浓郁了，丝丝缕缕，缠绕着时光深处那个永远不会老去的秋天。